



萧红在东京的生活及其创作转变

A CHANGING LIFE AND LITERATURE OF XIAO HONG IN TOKYO

ความ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ในชีวิตและ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ของเซียวหงที่กรุงโตเกียว

徐海玲

BOONTIYA RAKSUAN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 boontiya.yee@gmail.com

Received: 13 May 2021 / Revised: 13 June 2021 / Accepted: 16 June 2021

摘要

1936年, 萧红在上海成名, 成名之后却在1936年7月选择离开上海前往日本东京, 她去东京的原因与她和萧军的情感隔阂以及创作上的困境有一定关联。东京对萧红的生活、创作及其主体性产生影响。本文通过萧红在东京创作的作品和她从东京寄给萧军的书信讨论萧红决定赴日的原因, 探讨萧红在东京的生活, 分析萧红在东京的创作转变及其自我的重新认知。

关键词: 萧红 东京生活 情感意识 文学创作

ABSTRACT

In 1936, after gaining her fame in Shanghai, Xiao Hong decided to leave for Tokyo, Japan in July the same year due to her concerns of being in a relationship with Xiao Jun and her obstacles to writing. This essay examined and analyzed Xiao Hong's reasons of leaving for Japan, her life there including the changes in her literature and discovering her true self through her writing while living in Tokyo and letters to Xiao Jun.

Keywords: Xiao Hong, Life in Tokyo, Emotion, Literature



บทคัดย่อ

ในปีคริสต์ศักราช 1936 เซียวหงเริ่มมีชื่อเสียงที่เมืองเซียงไฮ้ หลังจากที่มีชื่อเสียงเธอกลับตัดสินใจไปจากเมืองเซียงไฮ้ เพื่อมุ่งหน้าไปยังกรุงโตเกียวประเทศญี่ปุ่นในเดือนกรกฎาคมปีเดียวกันนั่นเอง ซึ่งสาเหตุที่เซียวหงตัดสินใจไปกรุงโตเกียว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ระหว่างเธอกับเซียวจวินและสถานะที่ยากลำบาก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ผลงานทางวรรณกรรม บทความนี้จึงมุ่งศึกษาและวิเคราะห์สาเหตุที่เซียวหงตัดสินใจไปญี่ปุ่น ชีวิตของเซียวหงในญี่ปุ่นตลอดจนความ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ทาง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 อีกทั้งการค้นพบตัวตนที่แท้จริงของเซียวหงผ่านผลงาน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และจดหมายที่เซียวหงเขียนถึงเซียวจวินขณะอยู่ที่กรุงโตเกียว

คำสำคัญ เซียวหง ชีวิตในโตเกียว ความรู้สึก การประพันธ์

萧红 (1911 年-1942 年) 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 她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 乳名荣华, 学名张秀环, 后改名为张迺莹, 曾经用过悄吟、田娣、玲玲、萧红等笔名。萧红过着一生漂泊的生活, 在哈尔滨、青岛、东京、上海、武汉、临汾、重庆、香港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其中, 日本东京是她唯一去过的国外城市。东京的环境、语言、文化都是萧红生疏的, 在东京的经历对萧红的生活、创作的变化及其主体性的体现具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 萧红在东京是值得探讨的一个时期, 本文围绕着萧红在东京的生活、心态、思想以及她在东京期间的创作成长与创作趋向展开论述。

一、 蛰居异国

1936 年 7 月 17 日, 萧红乘船从上海前往东京, 开始了蛰居日本东京的孤独日子。离开上海之前, 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 萧红及萧军¹已在上海成名, 1936 年, 萧红的成名作品《生死场》和萧军的代表作品《八月的乡村》在鲁迅的帮助下在上海出版。《生死场》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的欢迎, 萧红商市街系列散文, 随后也在上海的一些杂志上陆续刊出, 从此, 萧红逐渐为世人所熟知。

当年, 萧红在上海成为知名的女作家, 在生活与事业一帆风顺, 萧红却选择去东京住一年, 萧红为何要离开她成名的上海? 一些研究者提出她与萧军之间的感情问题, 是不是她去东京的真正原因?

(一) 萧红去东京的原因

萧红去日本之前, 萧红和萧军之间的感情已经陷入困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因此, 很多研究者将其当做萧红离开自己的成名之城市的主要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 萧红之所以赴日, 是因为

¹萧军: (1907 年-1988 年), 原名刘鸿霖, 又名刘蔚天, 1907 年 7 月 3 日出生于辽宁省, 曾在东北讲武学堂学过军事, 因打抱不平打了教官被开除, 后在东北军中任下级军官。创作期间曾用萧军、三郎、田军等笔名。



萧军的出轨，使两人之间的感情上产生了隔阂，如平石淑子²在《萧红在东京》中所述：“一般看来，萧红出走海外，是因为她与萧军之间产生了隔膜，而选择日本为目的地，是由于当时黄源³夫人正在东京学习日文，对萧红来说比较方便。”（平石淑子，2011：34）再如日本学者冈田英树⁴的分析：“二萧存在着爱情上的问题，这是萧红去东京的原因之一，她在去日之前写下的诗歌《苦杯》及许广平⁵在《忆萧红》等回忆文章中的相关表述或许可以成为证据。许广平写道：‘萧红先生文章上表现相当英武，而实际多少还富于女性的柔和，所以在处理一个问题时，也许感情胜于理智。有一个时期，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作家文摘，[online]，2020）私以为，一个热爱文学创作的女作家，愿意离开自己成名的创作之地，应该不只是因感情上的问题。此外，上海不仅是她成名的创作空间，也是恩师鲁迅先生居住之地。因此，除了她与萧军之间感情上的一些矛盾，萧红可能会考虑到其他因素，而离开上海。

从萧红从东京寄给萧军的 35 封书信内容来看，两人之间确实有感情上的矛盾，不过应该还不到两人要分离的程度。因为萧红在东京时，不仅与萧军保持联系，而且还跟萧军诉说自己生活上的琐碎事情以及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包括对萧军的身体健康，日常生活等都一直表示关心，如萧红寄给萧军的第二封信这样写道：“你的身体这几天怎么样？吃得舒服吗？睡得也好？当我搬房子的时候，我想：你没有来，假若你也来，你一定看到这样的席子就要先在上面打一个滚，是很好的，像住在画的房子里面似的。你的药不要忘记吃，饭少吃些，可以到游泳池去游泳两次，假若身体太弱，那么到海上去游泳更不能够了。”（萧军，2011:7）书信上的内容不但反映了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还呈现出萧红对萧军日常生活中各方面的关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她对萧军的思念和牵挂。再如第九封信：“但，说真话，心上总有点不平静，也许是因为“你”不在旁边？”（萧军，2011:45）萧红对萧军诉说自己的心情，因为想萧军了，所以使她这段时间心情不是很平静。书信上的内容看不出萧红和萧军之间不和谐的关系，两人之间还存在着对彼此的爱。所以，两人之间的矛盾可能并不是萧红离开上海前往日本的真正原因。

袁培力（2019:178）提出萧红决定东渡日本一年，并期待与在日本留学的弟弟张秀珂会面。自从1931年，萧红真正离家出走以后，就开始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再也没有与自己的亲人见过面，所以她在东京时，是与亲弟弟见面的好时机，与张秀珂相见的愿望可能是萧红赴日的原因之一。不过这些因素只是对萧红个人生活层面上的猜测，如果通过作家身份层面加以分析，萧红选择与萧军暂时分开，两人分别去日本和青岛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创作遇到了瓶颈，需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寻找创作灵感。萧红去东京之前，她曾经住在哈尔滨、青岛。萧红因为政治的压力，而离开

² 平石淑子：日本女子大学教授、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他是日本知名的萧红研究专家，被誉为“日本第一个系统研究萧红并具有成就的学者”。

³ 黄源：《文学》杂志的编辑人员，萧红和萧军是通过鲁迅先生的介绍认识他的，后来黄源成为萧红和萧军在上海时较可靠的朋友之一。

⁴ 冈田英树：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开始“满洲国”文学研究。

⁵ 许广平：（1898年—1968年），中国近代女作家，笔名景宋，广东人，鲁迅的妻子。



了哈尔滨和青岛。叶君（2009:119-121）指出萧红离开哈尔滨因为日军侵占东三省后颁布了很多旨在镇压反抗的法令。1933年10月13日公布了《出版法》，剥夺了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在这种背景下，1933年10月刚出版的《跋涉》⁶，因没有经过伪满洲当局的审查，它一面世变成了“非法”出版物，且有“反满抗日”的嫌疑。因而，上市没几天便被禁止发售。此事给萧红和萧军带来了恐怖。整个哈尔滨都笼罩在恐怖中。随着恐惧日甚一日，萧红和萧军离开哈尔滨的念头越发强烈。他们开始向朋友打听什么时候海上的风浪最小，适合乘船。在朋友们的帮助与支持下，萧红和萧军决定离开哈尔滨。1934年6月15日萧红和萧军抵达青岛。在青岛居住四个月后，萧红和萧军又遇到了政治的压力，他们不得不离开青岛。如叶君所述：“1934年10月中旬，青岛时局骤然有变，国民党的政治压力开始加强，中秋节那天舒群⁷被捕。事后得知，由于一国民党特务潜入中共组织内部充当内奸，中共青岛地下党组织再次遭受到毁灭性破坏。由于《青岛晨报》⁸、荒岛书店都是中共的外围组织，萧军的处境也变得危险起来⁹。因此，萧红和萧军决定离开青岛前往上海。”（叶君，2009：135）可见萧红离开哈尔滨和青岛的原因是因为政治上的压力。政治的压力，使他们不能以作家的身份在哈尔滨和青岛生活下去，逃离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这跟萧红离开上海前往东京的情况不一样。以作家的身份来看，她在上海时，在创作与生活上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压力。而使得萧红离开上海前往东京的原因，是她感到创作上的困惑。在东京的个人空间和时间可能有助于她创作的灵感。

萧红和萧军刚到上海时人地生疏，他们自然会感到无聊与孤独，对周围的环境一无所知。对他们来说，上海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初到上海时，他们没有什么熟人，除了通过书信与鲁迅先生联系之外，他们没有与其他人联系。可以说当时鲁迅先生是他们在这座城市唯一的“熟人”。鲁迅不仅是他们创作精神上的导师，同时，也是给与他们支持和帮助的人。刚到上海时，萧军与萧红在文学创作上感到困惑。1934年10月初，萧红与萧军通过萧军的名义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主要是向鲁迅先生提出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困惑：“信中萧军首先谈到几年前他在诗人徐玉诺的介绍下阅读《野草》的感受，然后说出了自己写作中的一点困惑：不知现在的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作品。最后，向鲁迅先生提出能否对萧红已完成的书稿提出些批评。”（叶君，2009:132）

收到这封信以后，鲁迅先生也对这对年轻作家回答：“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绝）不会一样。”（萧军，2011:3）从萧军萧红和鲁迅先生的通信内容中，不难发现当时他们对文学创作充满着困惑与迷茫。

⁶ 萧红、萧军在哈尔滨出版的短篇小说合集。

⁷ 舒群：（1913年—1989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原名李书堂，曾用黑人、舒群等笔名。舒群参加过“星星剧团”的演出。同时他和罗烽、塞克、金剑啸、萧军、萧红、白朗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⁸ 《青岛晨报》1923年创刊于青岛，1924年停刊。该报为日刊，对开4版。

⁹ 当时萧军化名刘均在《青岛晨报》当副刊编辑。



萧红选择离开上海到日本东京去住一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需要处于自己的创作空间，寻求真正的独处以及不受到任何人影响的创作方向。萧军对萧红第一封信的注释也提到这一点：“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上海。由于她的身体和精神全很不好，黄源兄提议，她可到日本去住一个时期。上海距日本的路程不算太远，生活费用比上海也贵不了多少；那里环境比较安静，既可以修养，又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同时也可以学学日文。由于日本的出版事业比较发达，如果日文能学通了，读一些世界文学作品就方便得多了……经过反复研究商量，最后我们决定了：她去日本，我去青岛，暂时以一年为期，那时再到上海来聚合。”（萧军，2011:3）萧军的说明显示了萧红去日本主要是为了修养她的身体以及寻找适合专心写作的环境，似乎他们这一次的短暂的分离与他们之间的情感没有很大的关系，而是两个人想要摆脱当时的写作困境，在一个适合创作的环境中专心写作，远离影响创作主体性和思想的因素以及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创作方向。

（二）萧红在东京的生活

萧红在东京的生活也是值得探讨的，因为独自在别人的城市过日子。萧红一方面要面对生疏的环境、语言障碍、身体的健康问题、生活中的各种麻烦，这一切不仅让萧红感到孤独与寂寞，这些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到她的创作。另一方面，萧红也是在此时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可以安静地思考关于创作的问题。

萧红在东京的时长为6个月。平石淑子在《有关萧红在东京的事迹调查》中指出，到达东京之后，在许粤华的帮助下，萧红在东京麹町区¹⁰安住下来。（平石淑子，1984：146）萧红在日本的时间虽然只有半年，但却发生过很多事情，她的生活、创作和精神状态也有明显的转变。刚到东京时，可以说是萧红的适应期，虽然当时许粤华¹¹也在东京留学，不过她常常忙于去图书馆查资料，萧红只能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期间，因为父亲重病，使黄源的负担过重，不能继续支持许粤华的留学费用，她必须回中国。这让萧红心里很沮丧，她感到很孤单，比起她初到上海的时候还更加无聊。当时，她既不认路，又不懂日语，所以她大部分时间是待在房间里，很少出去走动。这些孤独寂寞的感觉她都向萧军说过，如萧红第十一封信中的一段话：“一天廿四小时三顿饭，一觉，除此即是在椅子上坐着。”（萧军，2011：53）再如：“这里的天气也算很热，并且讲一句话的人也没有，看的书也没有，报也没有，心情非常坏，想到街上去走走，路又不认识，话也不会讲。昨天到神保町的书铺去了一次，但那书铺好像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这里太生疏了，满街响着木屐的声音，我一点也听不惯这声音。这样一天一天的我不晓得怎样过下去，真是好像充军西伯利亚一样。”（萧军，2011：11）生疏的环境和语言障碍既让萧红陷入了孤独之中，又让她心情不好。当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能成为麻烦，正如上面所写的，连木屐的声音也能

¹⁰ 麹町区：东京的一个地区，现在麹町区已经和神田区合并，并称为千代田。

¹¹ 许粤华：黄源的妻子。



给萧红带来烦恼。生活中的孤寂表现在萧红的心情上，心情上的低落影响着萧红的生活，萧红在东京的生活仿佛是反复徘徊在这样的情况中。

初到东京，萧红的生活是非常难捱的，她的日子过得很孤单，生活似乎没有意义。另外，她的身体原本就不好，到了东京之后，虽然去找医生看过病，但萧红的身体也没有好转。她还是一直反复生病、发烧、肚子痛，这些病状似乎一直缠绕着她。

寂寞与疾病之外，萧红还要面对意料之外的失望。她决定去日本的时候，抱着要在日本见到自己的弟弟张秀珂的希望。不过萧红到东京了几天之后，才打听到弟弟已经离开了东京的消息：“得到的消息竟然是，在她驶向日本的那一天，7月16日，张秀珂乘船返回东北呼兰家中了。”（曹革成，2005：89）实际上，张秀珂没有离开日本，而且张秀珂也知道萧红在东京，只是怕被日本警察发觉，所以不敢前去相见。（彭放；晓川，2011：89）对于萧红来说，陌生的环境让萧红过得不愉快，知道弟弟已经不在东京的消息更让她失望，生活失去了向导，这些因素都使萧红陷入孤独寂寞的生活之中。

除了上述的事情，日本警察也给萧红带来不少烦恼的。虽然在日本期间萧红是以荣子的名字在专门为外国学生补习日文的东亚学校报名学日语，但日本警察还是搜了她的房间，正如萧红在书信上写道：“今晨刑事来过，使我上了一点火，喉咙很痛，麻烦得很，因此我不知住到什么时候就要走的。情感方面很不痛快，又非到我的房间不可，说东说西的。”（萧军，2011：73）当时，萧红还没有起床，房东让刑事先等萧红起床再在外面谈，可是日本刑事为了盘查这个来自中国的著名抗日左翼女作家，而偏要到萧红的房间里去，使萧红的身体开始不舒服，她上了火，喉咙也疼了起来，在精神上也感到烦恼，甚至让她对这个地方厌烦透顶。

萧红刚到日本时，生活过得比较孤独寂寞，没想到又遇到失望和烦恼，这难免会影响到她身体和精神状态。直到1936年9月东亚学校开学，萧红在这所学校参加了日语补习班。萧红的生活才开始有些转变，她不再整天待在房子里。她上日语时可以与老师、同学交流，其余时间还会偶尔看电影、乘火车。这些活动使萧红的生活渐渐地转移，情绪开始稳定下来，身体也逐渐恢复。

当萧红逐渐适应东京的生活，无论是学习日语，还是文学创作都做得比较顺利。但是，她再次遭受很深重的打击，那就是1936年10月19日恩师鲁迅病逝，这个消息让她十分悲痛。萧红与鲁迅先生的关系，如师如父，如亲如友。

鲁迅先生不仅是支持萧红的创作之人，在生活方面，鲁迅先生也一直鼓励与关心她。当萧红决定要去日本一年时，鲁迅先生当时重病，但他还是担心着萧红。他对萧红说，乘船去日本的时候，每到码头就会有验病¹²的上来，到时候不要怕。正如萧红在写给萧军信中的一段悼念和回忆：“现在他已经是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他睡到哪里去了？虽然在三个月前向他告别的时候，

¹² 验病指轮船在靠岸前有专门的人员，类似于警察上船检查是否有传染病，如果有类似于疟疾之类的传染病，就不能停靠，所以大家都怕检查传染病的人来，担心无法到达目的地。



他是坐在藤椅上，而且说：‘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中国人，茶坊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萧军，2011：209）这反映了鲁迅对萧红的真切关爱和体贴，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创作上，鲁迅先生都是一直关心与支持她。对于一生漂泊的萧红来说，鲁迅对她无微不至的关心和鼓励，她把鲁迅当作自己的恩人般，所以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给在东京的萧红带来了重大的打击，使她已经恢复的身体又重新陷入病状，让她的心情更加沉重。虽然萧红明白人生死亡的道理，但她却难以接受鲁迅先生去世的事实。

萧红刚到东京时，生活似乎跟她来东京之前理想的不一样。萧红跟萧军和黄源商量时，好像去东京会给她带来很多优势，又可以修养，又能专心读书、写作。不过萧红到了东京之后，由于还没有适应新的环境，要上日语的东亚学校也还没有开学，使她陷入了寂寞之中。除此之外，萧红也常常遭到精神上的打击，在东京的大部分时间是孤独与寂寞陪伴着她的。虽然萧红一开始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她还坚持在东京生活下去。也是因为萧红的坚持，后来她逐渐适应了东京的生活。东京的空间和时间，给萧红带来了许多便利的，她可以暂时避开事业上的压力，趁她在日本的时候逃避现实的困境。与此同时，萧红还可以利用距离和时间来冷却一下自己和萧军的心态。同时，萧红也可以补习日语，在东京的安静环境下创作。适合创作的空间及充足的时间，让萧红能够把心思集中在文学创作上。

二、萧红在东京的创作

萧红刚到东京时，因为还没有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包括语言障碍，对她来说，东京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所以常常陷入寂寞之中。萧红在东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使她创作和思想都发生了转变。

到了东京之后，萧红一直努力克服生活中的孤独寂寞，她以创作来打发在东京的寂寞无聊时光。在她还没有适应东京生活的时候，曾经尝试着写作，不过由于精神状态不佳，所以她暂时写不出什么东西来，正如萧红在书信中所写道：“华起来就到图书馆去了，我本来也可以去，我留在家想写一点什么，但哪里写得下去，因为我听不到你那登登上楼的声音了。”（萧军，2011：11）在东京的初期，萧红确实很寂寞，不过后来她逐渐适应了东京的生活，开始喜欢上东京的安静环境，并在这安静的空间创作出了很多作品，在短短的半年时间，萧红创作出了以下作品：



表 1: 萧红在东京的创作统计表

序号	作品	作品类型	创作时间	署名
1	《孤独的生活》	散文	1936年8月9日	悄吟
2	《异国》	诗歌	1936年8月9日	署名不详
3	《王四的故事》	短篇小说	1936年8月	萧红
4	《牛车上》	短篇小说	1936年8月完成	萧红
5	《家族以外的人》	短篇小说	1936年9月4日	萧红
6	《红的果园》	短篇小说	1936年9月初	萧红
7	《海外的悲悼》	书信	1936年10月24日	萧红
8	《桥》	短篇小说	1936年11月前	悄吟
9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散文	1936年12月12日	萧红
10	《女子装饰的心理》	散文	创作日期不详	萧红
11	《亚丽》	短篇小说	创作日期不详	萧红
12	《感情的碎片》	散文	创作日期不详	萧红
13	《桥》	短篇小说、 散文集		悄吟
14	《沙粒》	组诗	完成于1937年1月3日	悄吟
15	书信	书信	1936年7月18日- 1941年2月14日	致萧军的书信 使用莹、吟、 萧上、荣子、 小鹅、红署名。

在六个月期间，萧红写出了很多的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在1936年8月至9月，萧红完成了《王四的故事》、《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和《红的果园》四篇短篇小说。萧红也在信中把自己的创作进步告诉萧军：“稿子我已经发出去三篇，一篇小说，两篇不成形的短文。现在又要来一篇短文，这些完了之后，就不来这零碎，要来长的了。”（萧军，2011：15）书信的内容不但体现了萧红在短时间内写了大数量的作品，而且还反映了萧红对创作的积极心态，她努力创作，同时也规划好了自己未来的创作计划。在萧红的第七封信：“我本打算在二十五号之前再有一个短篇产生，但是没能够，现在要开始一个三万字的短篇了，给《作家》十月号。我这样童话来，童话去的，将来写不出，可应该觉得不好意思了。东亚还不开学，只会说几个单字，成句的话，”（萧军，



2011: 33) 萧红这段时间对自己的创作一直有规划,她打算写比之前更长的短篇小说,并在《作家》¹³杂志上发表。在东京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萧红还一直在中国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在她离开上海之前,就在《作家》杂志上发表过1936年5月完成的短篇小说《马房之夜》。到了东京之后,萧红还继续在《作家》上发表其他作品,这表现了萧红对创作事业的喜爱与坚持。这期间东亚学校还没有开学,萧红还没有开始上日语课,她一整天都能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在一个月时间内写出了一批作品。萧红还在第九封信告诉萧军,她的创作已经超出了十页的稿纸,这是萧红第一次打破了自己的创作记录,不难看出萧红对自己的创作感到十分满意,她应该是走出了在上海时感到的创作困惑,另一方面,萧红已经开始适应了东京的生活,心情开始平静下来,在舒适的创作的环境中,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献给文学创作,创作出了许多有趣味的作品。

在东京时,萧红最初是为了排遣寂寞,所以开始提笔写作,包括在东亚学校报名学习日语,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直到她逐渐适应新的生活,她对东京的创作感到愉快和满意,作品也越来越丰富。她的创作速度很快,也写出了几万字的小说。可以说在东京时期是萧红创作生涯中的“丰产期”,也是萧红创作中比较充实的一个时期,萧红在创作上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在创作主题方面,萧红东京时期的创作主题很丰富。无论是孤独生活、思乡,还是抗战的主题,都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孤独的生活》是萧红刚到东京不久写的一篇散文,这篇散文是体现出萧红孤独生活题材的作品。作品中描述了东京特别寂静的环境以及一个人在东京的孤独。如这段描述:“这点,日本与我们中国不同,街上虽然已经响着木履的声音,但家屋仍和睡着一般的安静。……为什么这样静呢?我反倒对着这安静不安起来。”(萧红,2014:91)再如:“假若,再有别的朋友或熟人,就是冒着雨,我也要去寻找他们,但实际是没有的。只好照着原路又走回来了。”(萧红,2014:93)这段描述表现出了萧红刚到东京时,她十分寂寞与无聊,在这里她过着孤独的生活,没有可以倾诉的朋友。《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是能够表示萧红内心孤独的另一部作品。萧红在作品中描述了童年家庭生活,回忆了童年时给她温暖和爱的祖父,也表示了当时的流浪生活让她感到孤独。如这段描述:“父亲打了我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2014:234)

¹³《作家》是一份月刊杂志,当时孟子还当该杂志的编辑,萧红在该刊物上发表过《手》、《马房之夜》、《家族以外的人》和《红的果园》等作品。



思乡主题是被研究者关注的一种主题。由于刚到东京时使她陷入寂寞的状态，她寄给萧军的书信也能反映她在日常生活中的孤独及寂寞的心态。有些研究者认为，由于萧红的寂寞心境，萧红创作出了“思乡”题材的作品，因为当一个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才会回忆与思念自己的故乡与往事，如苗乃联（2011：112）在《论萧红在东京与香港思乡主题创作的不同》一文中提出，萧红此时期的作品，从表面上看来，都是她在异地他乡不堪于寂寞、孤独的心境而寻找精神寄托的“思乡”之作。

萧红在东京完成了很多作品，其中有一些作品是与思乡主题有关的。《王四的故事》和《家族以外的人》都含有思乡的内容。《王四的故事》讲的是一个老雇工的遭遇，铁峰（1991：158）对该作品分析：“小说中的主人公王四是以萧红家的一个老仆人厨子杨安为原型的”。在作品中，萧红对王四这么描述：“他仍把下巴抬得很高，走进厨房去。他住在主人家里十年或者也超出了。但在他的感觉上，他一走进这厨房就好像走进他自己的家里那么一种感觉，也好像这厨房在他管理之下不止十年或二十年，已经觉察不出这厨房是被他管理的意思，已经是他的所有了！这厨房，就好像从主人的手里割给了他似的。……他的生活就和溪水上的波浪一样：安然，平静，有规律。”（萧红，2014：95）从萧红的描述来看，在作品层面上，我们看到了王四在主人家的生活与工作。在创作层面上，萧红回忆了家里的人与事，她描写了主人公在主人家的生活，表示出她对家的印象与思念。《家族以外的人》讲述了萧红的堂伯有二伯的故事，以及“我”的童年生活。这篇小说萧红取材于她的童年生活。在小说中萧红描述了有二伯的故事，如有二伯偷了家里的东西，有二伯带她去公园玩等。同时，也描述了小说中的“我”的童年生活。如小说中的内容：“孩子的心上所感到的温暖是和大人不同的，我要哭了，我看着他嘴角上流下来的笑痕。只有他才是偏着我这方面的人，他比妈妈还好。”（萧红，2014：110）这段讲述了“我”小时候被妈妈打了以后，有二伯是安慰她的人。再如：“有一天，我看到母亲的头发在枕头上已经蓬乱起来，我知道她是睡熟了，我就从木格子下面提着鸡蛋筐子跑了。”（萧红，2014：111）这段内容呈现出了“我”童年的生活，“我”童年时十分调皮，拿妈妈的鸡蛋去跟邻居的孩子一起烧。这篇小说表现了萧红对故乡生活的怀念，小说中还呈现出萧红童年时的天真，以及童年拥有的单纯幸福。

在这两篇小说中，萧红回忆了故乡和童年的生活。萧红通过故乡的人物回忆当时已被日本侵占的故乡，表达对祖国和故乡的思念。同时，也表现出萧红对两个主人公不幸命运的同情，萧红对不幸命运的同情与她早期的创作是有连续性的，如东北时期创作的《王阿嫂的死》和上海时期创作的《生死场》萧红都在作品中对底层农民的不幸命运表示深切同情。

除了思乡主题，萧红也创作了与抗战有关的作品，如萧红去东京之前，创作完成于1934年9月9日的《生死场》是含有抗战内容的重要作品，也被学界普遍认为是抗战文学的作品之一，同时，萧红创作的细腻与独特的风格也得到鲁迅、胡风等人的肯定。萧红未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马伯乐》，该篇小说是萧红东京时期之后，在香港创作的长篇小说，1941年1月由大时代书局



(重庆) 初版。该作品主要描写了马伯乐在抗日时代中的生活以及他在战争时代中所遭遇的困难，这些作品反映了萧红在其他时期对抗战的认识和理解。至于东京时期的创作，《牛车上》和《红的果园》也有明显的抗战意识，虽然萧红没有直接在作品中体现出抗议与抗争，但是她通过主人公展示了人物因为战争，而陷入的生活困境。另外，萧红还表现出她对祖国命运的关怀。

《红的果园》讲述了一对恋人，各自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如小说中所描述：“他想告诉他：‘女先生当 XX 军去了。’但他没有说。他听到了园门上旗子的响声，他向着旗子的方向看了看，也许是什么假日，园门来换了一张大的旗……黄色的……好像完全黄色的。”（萧红，2014：93）因为女青年要当革命军，而放弃了爱情。自从女青年投身抗日以后，男主人公对自己生活感到无聊和无所适从的烦躁，这篇小说一层面讲述了一对年轻人对爱情的怀念和不舍，但在另一层面也表现了女性的抗战意识及萧红本身对祖国命运的关怀。《牛车上》中的五云嫂，她坐着牛车去城里看望儿子的时候，路上与车夫闲聊时透露了自己的丈夫因为当逃兵而被杀。小说中描述了五云嫂抱着孩子去兵营找她的丈夫姜五云时，看到了其他逃兵的家属也在寻找自己的家人。这个场景让她十分伤感，在兵营也充满了悲伤的气氛。如这段描述：“我一回身就把一个兵官的皮带抓住：‘姜五云呢？’‘他是你的什么人？’‘是我的丈夫。你们把人消灭到什么地方去啦？’……他们说：‘不只姜五云一个人，还有两个没有送过来，明后天，下一班船就送来……逃兵里他们三个是头目。’我背着孩子就离开了河沿，我就挂着牌子走下去了，我一路走，一路两条腿发颤。……我走过了营房的背后，兵营的墙根下坐着那提着两个包裹的老头，他的包裹只剩了一个。我说：‘老伯，你的儿子也没有来吗？’我一问他，他就把背脊弓了起来，用手把胡子放在嘴唇上，咬着胡子就哭啦！他还说：‘因为是头目，就当地正法了咧！’”（萧红，2014：107）作品内容体现了五云嫂的不幸遭遇，她的丈夫因为逃兵而被杀死，她的家庭被拆散也是因为战争。虽然萧红没有在作品中直接描写抗议的行为，不过在作品中却体现着抗议的精神及抗战的气息，同时，也能感到萧红对抗战的时代中的人物命运的怜悯。

萧红在东京的创作是她文学创作的突破与转变的重要时期。在创作上，她不仅摆脱了在上海时曾经遇到的写作困惑，同时，在东京也让她远离创作上的压力，使她创作获得了自由。东京的寂寞与孤独或多或少影响着萧红的创作情绪。在东京的情感以及生活经历成为了萧红此时期的创作主题。在东京时，萧红开始取材于她的童年生活、人生经历。另外，身处异国的萧红还怀念了自己的祖国和故乡，使她创作出了“思乡”的主题，回忆自己的故乡以及以往的事和人。同时，也对被日本侵占的祖国表示关怀与担忧，因此，也继续抗战题材的小说创作。东京是萧红突破自己，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创作方向的一个重要空间。



三、萧红的自我认知

萧红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她从小就跟着祖父朗读诗歌，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如在《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一书中出现的内容：“他开始教萧红念《千家诗》，无需课本，只是他念一句，小孙女跟着念一句……萧红能够背诵一些诗后，祖父便开始给她讲诗”。（叶君，2009：17）祖父的教育培养了萧红的文学素养。刚开始创作时，萧红的创作尚未充分地体现出主体性，直到她到了东京以后，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创作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去东京之前，她过着漂泊的生活，当时，萧红最需要的是依靠。众所周知，萧军当时不仅是萧红的情人，也是她精神上和生活上的依靠。萧红离家出走后，和未婚夫汪恩甲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同居，后来被汪恩甲抛弃，因欠房费被困在旅馆中，当时，萧红是《国际协报》¹⁴的读者。在1932年5-6月间曾经向该刊报投过诗稿，虽然没有发表，但萧红细腻的文笔给编辑和裴馨园¹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离开这家旅馆，萧红向《国际协报》寄出求救信。裴馨园收到萧红的求救信后，拜托当时帮他编辑儿童专利和处理外来稿件的萧军到旅馆去拯救萧红。逃出旅馆后，萧红怀着汪恩甲的孩子，萧红生孩子时是萧军照顾着她，生孩子的费用也是萧军承担的。生孩子后，萧红意识到目前的生活条件无法养这个孩子，决定把孩子送人。出院后她与萧军同居。当时，萧红的身体十分虚弱，萧军不得不为每天的房租和食物而奔忙，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就向朋友借钱。¹⁶当初，萧红没有职业也没有收入，她被抛弃以及把孩子送人的事，使精神上受到伤害，所以，萧红的生活大部分都依附于萧军。

萧红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不过她没有从事过与文学相关的职业。直到她与萧军在一起，在萧军的鼓励下从事了文学创作，叶君（2009：107）在《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一书中提出由于《国际协报》的主编打算在新年出版一份“新年正文”的特刊，看萧红整天在家无事可做，萧军和其他朋友都鼓励萧红写一篇文章试试，萧红刚开始十分缺乏自信，怕自己的文章会落选，不过在萧军和周围人的鼓励下，萧红完成了《王阿嫂的死》，后来发表在《国际协报》新年增刊上，署名“悄吟”。

萧红本来就有过人的文学天赋，她刚步入中国文坛的时候，她的作品仿佛有一种“矜持”的状态，原因可能是她刚开始创作，缺乏创作经验。她与萧军共同生活，萧军对萧红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当时的萧红无论是饮食上、衣物上、金钱上，还是精神上都依附于萧军，所以在创作风格和思维上难免会受到萧军的影响。

¹⁴ 《国际协报》是哈尔滨商办性质的私人报纸，每天出一张，共四版。

¹⁵ 裴馨园：《国际协报》的副编辑，还兼任《哈尔滨公报》副刊《公田》和《五月日报》等报纸的编辑。

¹⁶ 此内容载于叶君.《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8-95



到了东京之后，萧红才开始独立起来。萧红曾经在书信中描绘她的生活环境：“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萧军，2008：134）有可能是因为此时期的自由生活，以及无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使萧红生活处于较舒适的状态。在无压力的生活状态下，作品上逐渐呈现出萧红独立的文学观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萧红在东京时，她的创作题材变得更丰富，她开始取材于童年生活、个人经历、故乡记忆等。萧红在东京的创作逐渐疏离当时的主流意识，她侧重描写她小时候熟悉的低层人民的文化习惯、民众的生存困境以及民众的麻木与抗议精神，显示出萧红创作的主体性及创作的特质。另外，萧红还在后期创作继续了上述主题的创作。如萧红创作完成于1940年12月20日的《呼兰河传》，该篇小说萧红描写了呼兰河中的家，即是她的故乡。故事中，出现了萧红在东京时期创作的《家族以外的人》中的主人公有二伯。这表示萧红对她创作上的认知，她在东京发现了创作方向，也在后期的创作继续该创作方向以及创作精神。

通过阅读萧红寄给萧军的书信，读者可以感到萧军一直认为萧红是很虚弱的，包括萧红在东京的时候，萧军也总是觉得萧红难以独自承受寂寞与孤独。他觉得萧红之所以要照计划在东京住一年，是因为萧红在假装坚强，因此萧军常常叫她回来，如萧军在萧红第二十九封信写的注释：“她说我把她一向看得很弱，和我比较起来，无论身体和意志，她确是很‘弱’的，在信中她还有点不服气的样子。”（萧军，2008：135）萧红在东京独自生活，克服了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并坚持要在东京住下去，这反映了萧红只是身体脆弱而已，可是她内心很坚强，同时，也有较强的自尊心。萧红在东京的时候，看到了萧军的一篇作品《为了爱的缘故》，这篇小说主要取材于萧军与萧红在哈尔滨的一段生活经历，可以当做萧红和萧军的生活实录。作品叙述了一个知识青年到东北参加了“人民革命军”的斗争，却在哈尔滨遇到了一位等待他拯救的女子。青年最终为了女孩放弃了自己的理想。由此，遭到一些地下党员朋友的批评甚至歧视。《为了爱的缘故》中的“我”和“芹”分别是萧军和萧红的代表。季红真对该篇小说指出：“萧红从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形象，也看到了萧军往日对她真挚的爱。为了这爱，他放弃了用武力抗击敌人的理想。”（季红真，2012：320）萧军也曾指出：“我知道自己渐渐地已经不像一个兵了，那真挚而豪情的性格，愉快的高校……如今全变了，要变成了一枚灰色的蜗牛，常常是试验地伸长着自己的角色，有分寸地爬行着……”（萧军，2008：445）作为敏感及拥有较强的自尊心的萧红，心里自然会感到不舒服。读完这篇小说后，萧红感觉“芹”完全就是自己，她难以相信那是她当年的自己，甚至不敢把“芹”与自己对应起来，萧红觉得萧军对她当时的刻画令她感到十分陌生。虽然只是一篇小说，可是萧红却开始意识到，在萧军眼里，是因为她的拖累，让萧军过不上他想要的生活，并在1936年11月6日写给萧军的书信中说：“在那《爱……》的文章里面，芹简直和幽灵差不多了，读了使自己感到了颤栗，因为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我想我们吵嘴之类，也都是因为那样



的根源——就是为一个人的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从此我可以就不愿再那样妨害你了。你有你的自由了”。（萧军，2008：135）

东京是萧红建立自我认知的一个重要空间，在创作层面她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她逐渐取材于童年生活、故乡记忆以及个人经历，最终形成了萧红独特的创作风格。在人生与情感层面上《为了爱的缘故》让萧红认识原来的自己，与此同时，也了解到萧军对她的真实想法。因此，使萧红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知。一个人独自在东京，独自面对生活苦寂及生活困难的历练，让萧红变得更独立更坚强。

结语

萧红决定离开上海前往东京，在异国他乡，萧红在生疏的环境中独自生活，在不懂日语的情况下，过着无聊的日子，同时，也要承受着无法见到自己亲弟弟张秀珂的失望，要承受着鲁迅先生病逝给她带来的沉重的打击。这些因素不仅影响到萧红的生活和情绪，同时，也影响到了她的创作与个人的成长。在东京萧红的生活和创作都产生改变。在生活方面，东京时期是萧红从曾经依附于萧军向开始独立生活转化的时期。初到东京时，萧红感到寂寞，后来便逐渐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并爱上东京安静的环境，因为这样的环境有利于她的创作。另外，在经济条件上，萧红也能过上无经济压力的生活。在创作方面，由于独立的生活，使萧红拥有属于自己的创作空间。在短短的六个月间，萧红先后写了《孤独的生活》、《异国》、《王四的故事》、《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红的果园》、《沙粒》等。在内容层面上，体现出了萧红创作主题的多元性，呈现出萧红个人的创作风格和特点。

参考文献

- （日）平石淑子. 有关萧红在东京的事迹调查. [J]. 北方文学, 1984, 1:146-148
- （日）平石淑子. 萧红在东京. [J]. 北方文学, 2011, 6: 33-43
- 叶君. 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7-135
- 作家文摘. “萧红赴东京，不只为爱情” [online],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8622012331524995&wfr=spider&for=pc>) ,
2021/6/4
- 季红真. 萧红全传：呼兰河的女儿（修订本）. [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 320
- 苗乃联. 论萧红在东京与香港思乡主题创作的不同.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1: 112



- 铁峰. 萧红文学之路. [M].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1991. 158
- 袁培力. 萧红年谱长编.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8. 178
- 曹革成. 我的婶婶萧红. [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 89
- 萧红著, 章海宁主编. 萧红全集 (散文卷). [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 93-234
- 萧红著, 章海宁主编. 萧红全集 (小说卷 I). [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 93-111
- 萧军. 萧军全集 1.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439-462
- 萧军. 为了爱的缘故: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 [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3-445
- 彭放, 晓川. 百年诞辰忆萧红. [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1. 89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Boontiya Raksua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Master of Arts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ddress (地址):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241

